

用革命的光辉烛照时代

——看京剧《华子良》有感

李红侠 / 文

不久前，我又看了现代京剧《华子良》，仍然是感慨颇多。该剧是天津京剧院为庆祝建党80周年而精心打造的献礼之作，之后又参加了建国60周年、建党90周年的献礼演出。故事取材于革命历史小说《红岩》，讲述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山城重庆仍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关押在白公馆里的一批革命志士，面临黎明前的黑暗和生死存亡的险境。因为敌人下达了“提前分批密裁”的屠杀计划，狱中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江姐、许云峰等先后牺牲，狱内外联系中断，情况十分危急。整天围着石榴树坚持跑步的“疯子”华子良，一位忠贞不屈、忍辱负重、秘密隐蔽多年的共产党员，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利用疯癫痴傻的伪装，与敌人展开了智胆勇谋的斗争。他克服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巧妙地周旋于监狱与交通站之间，最终完成了地下党组织的越狱计划，挽救了大批革命志士的宝贵生命，山城也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京剧《华子良》一经上演，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先后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三届中国京剧艺术节金奖、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首届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奖等国家级大奖，被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授予“现代戏突出贡献剧目”称号，拍摄成京剧艺术片的《华子良》又获得电影“华表奖”。与此同时，该剧还到全国巡演，目前已经演出了数百场，成为一部既获大奖又有市场的剧目。作为一部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现代戏，该剧避免了一般献礼剧目口号化的说教，以高度严谨的创作态度，在讴歌英雄事迹的同时，更侧重对英雄特殊生存状态的描述和内心复杂情感的揭示，

从编剧、导演、舞美到表演，都力争运用最具表现力的艺术手段，讴歌中国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刻画了革命者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塑造出一个“有敌不能恨，有友不能亲，有妻不能爱，有子不能认”的独特的革命者形象，使其成为同类题材剧目中少有的精品力作。

京剧《华子良》的剧本结构合理，丝丝入扣，情节动人，感人致深。尤其是剧本的语言特别精练，多处使用双关语十分巧妙，收到了良好的剧场效果，给整个剧目增添了不少光彩。如剧中监狱送饭一场戏，白公馆的国民党让共产党员吃带有耗子屎的陈米剩饭，不把共产党员当人看，为了表示抗议，狱中共产党员开展激烈的绝食斗争。此时，国民党让华子良去吃这些剩饭，并带有耍笑性地问他“这饭好吃吗？能吃吗？”为了揭露国民党阴谋，华子良用双关语对国民党进行了讽刺，他说那些饭菜是白公馆的国民党请客了，请的是些猪狗一般的畜生，潜台词是白公馆的国民党吃的也是畜生一般的饭，办的也是畜生一般的事。在剧中，像这种精辟的唱词还有很多，反映了华子良的机智多谋，在不露声色中把国民党骂得狗血喷头，使观众拍手称快。

全剧节奏明快流畅，导演在时空转换上别出心裁，让人耳目一新。如场与场之间的过度，运用八个黑衣人身披黑色斗篷，头戴钢盔，满台穿梭般的幕间舞蹈，给人的感觉既像是舞蹈，又像是一股黑风在流动，象征着国民党反动势力像乌云一般笼罩着大地。这种自然的流动缩短了时空转换，使情节更加连贯顺畅。同时导演充分发挥灯光和舞美的作用，巧妙地利用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运用灯光的切换、暗转和布景的流动，

使观众的视觉像电影切换一样自然地进入另一个空间。另外，导演运用灯光舞美对二度空间的处理也十分得当，如在拷打共产党员成钢时，整个舞台左前区只有两个吊着的手拷，象征着白公馆的刑房所在的另一个空间，说明华子良是在墙外听到战友在房中遭受酷刑的，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还有剧中流动的铁栅栏，极富中国戏曲写意性的特征，扩大了舞台表演的空间，给演员的表演提供了充分余地。

《华子良》的舞美设置也很创意，虚实结合，富有意境，最让人难忘的是那棵象征着希望和光明的石榴树。石榴树制作十分精美，形象逼真，从整个剧情来讲，它起着承前启后的连接作用，它是华子良借以隐藏自己的工具，也是狱中的地下党传递信息的手段。石榴树就是播撒在敌营中的一个火种，象征着未来的红色政权，象征着狱中革命者与敌斗争的不屈意志，也象征着他们对新祖国火热的情感。它是为狱中的革命者所栽，为美好的未来所栽，石榴树上开满火红的花朵，象征着全国人民的解放，预示着伟大祖国的诞生。石榴树的运用，不仅匠心独运，而且寓意无穷，对剧情的发展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剧中的华子良，本来是一个正常的人，但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必须装扮成一个疯子，而且要完成从疯中见真、真中见假、假中见疯、疯中见智的不同转换，表演难度很大。表演者采用虚实结合的方法，运用真实的生活体验加上虚拟的程式性动作来刻画人物。如华子良上山送情报一场戏中跳的“箩筐舞”，就是运用中国戏曲特有的程式所创新的一种表现手法，演员运用翻身、旋子、云步、搓步、吊毛等戏曲程式动作，将肩上的

戏曲之回望与思考

卫荣献 明理 / 文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这样的记载：“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优倡侏儒为戏而前。”这是关于优（演员）和戏的历史最早记载。经历了汉唐至宋元明清的改朝换代与社会变革，戏渐次发展成戏曲，它的承平颂扬谐趣娱乐功能，也不断地融入了讽喻社会针砭时弊的内容。戏曲是集故事（小说）、诗歌（唱词）、音乐、美术于一体的综合艺术，融知性与感性于一体，化声腔与表演为一炉的中国传统艺术形式。

在戏曲演进的过程中，成就了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孔尚任、李笠翁等伟大的戏曲文学大师，于是奠定了戏曲艺术的根基。近二百年来，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更有巨大发展，进入20世纪之后，戏曲舞台更加活跃更加绚丽多姿。

戏曲艺术不仅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喜欢的艺术形式，也是作家展现才华的重要载体。

戏曲犹如驿马，承载着各个阶层男女老少、穷富贫贱、君子小人的命运，

表现着善恶因缘悲欢离合，担负着教化功能，颂德褒贬，抑恶扬善，歌功颂德，奔驰在或平直如砥，或崎岖如肠的驿路之上，时而春光明媚，时而冰雪交加。骑者会因它忘情于旅途中景色或因饥瘦困顿而放慢了脚步，或是一时兴起跃起蹶子，放蹄狂奔狠狠地把它抽上一鞭。当然，也有乘者为它刷刷毛，捋捋鬃，爱抚一番的时候，就这样风雨兼程，萧萧然从古走到今，从昨天走到今天。

任何文艺形式的形成和发展，都与时代的经济与政治环境紧紧关联，戏曲当然不能例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是我国有史以来社会最为安定、经济最为繁荣、人民生活提高最为显著的时期。戏曲这一传统的艺术形式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对的却是它生存与发展的最为严峻的形势。近半数以上的县级剧团处于停演状态，戏曲在城市的阵地几乎全线崩溃，只有少数地市级剧团在苦苦支撑。省级和国家重点戏曲团体，虽然名头大牌子响，又有国家的特别扶持，但与戏曲之外的其它艺术表演团体相比，演出率、上座率、

票房收入都相当悬殊，即使是县以下戏曲团体在农村乡镇的演出与其它艺术表演团体的竞争也相当艰难。

戏曲的式微和我国其它非常独特的传统艺术如绣、塑、雕以及木偶、皮影等遭遇到的冷落与困窘一样，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学戏，学好戏，学到被人称为艺术家，要比那些字不正、腔不圆、鬼哭狼嚎、疯扭傻摇的芸芸歌星甚至“歌唱家”们难，不是一般的难，十倍百倍甚至千难万难，谁愿意舍近而求远？谁愿意舍易而求难？又有谁愿意跟钱过不去？

写戏的呢？没写过戏的很难体会到写戏的酸甜苦辣。先不说从选题、选材、构思、开笔完篇，把这一出戏摆弄完要花多少工夫了，就是写成之后，认可它的方方面面绝对比一部小说完稿之后需要定它的责编、主编多上十倍！七嘴八舌、东一榔头西一棒锤叫你啼笔皆非，叫你不知所措，叫你蚂虾摸不着……改去吧！三易其稿，四易其稿，人家说“十年磨一戏”你才磨了两年你就急了。好不容易剧本通过了，要排，剧团没钱，

扁担和箩筐等道具，时而当枪用，时而当大刀耍，充分体现了中国戏曲用虚拟演故事的特征，既增加了舞台的美感，又表达了人物的内心情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戏曲中的一种新程式。在该剧中像这样的创新还有很多，如华子良跳的“草帽舞”、“耍鞋舞”等，都是从生活出发，按照戏曲艺术的特有规律而创造的一种新的程式，这样创新很好地解决了戏曲现代戏内容与形式上的矛盾，丰富了戏曲现代戏表现生活和人物的手段，达到了推陈出新的目的。

目前，全党上下正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当我们重温党的光辉历史，更感觉《华子良》这个剧目的现实意义巨大，舞台上高大伟岸的先辈英魂，既富有历史的感召力，又具有强烈的启迪性。剧中塑造的以华子良为中心的革命英雄群像，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坚不可摧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不仅是我们的干事创业的精神动力，更应成为我们人生追求的价值取向。华子良身上所承载的精神信念，不止是他

一个人的精神信念，而是全体共产党人的精神信念，全体中华儿女的精神信念。

《华子良》告诉我们，虽然艰苦的革命历史已经走远，但艰巨的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人，要时刻牢记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宗旨不能变，保持崇高理想的革命信仰不能变，勇于接受考验和磨难的精神意志不能变。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们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才能实现我们伟大的中国梦！

（作者单位：永城市豫剧团）

〔责任编辑：贺宝林〕